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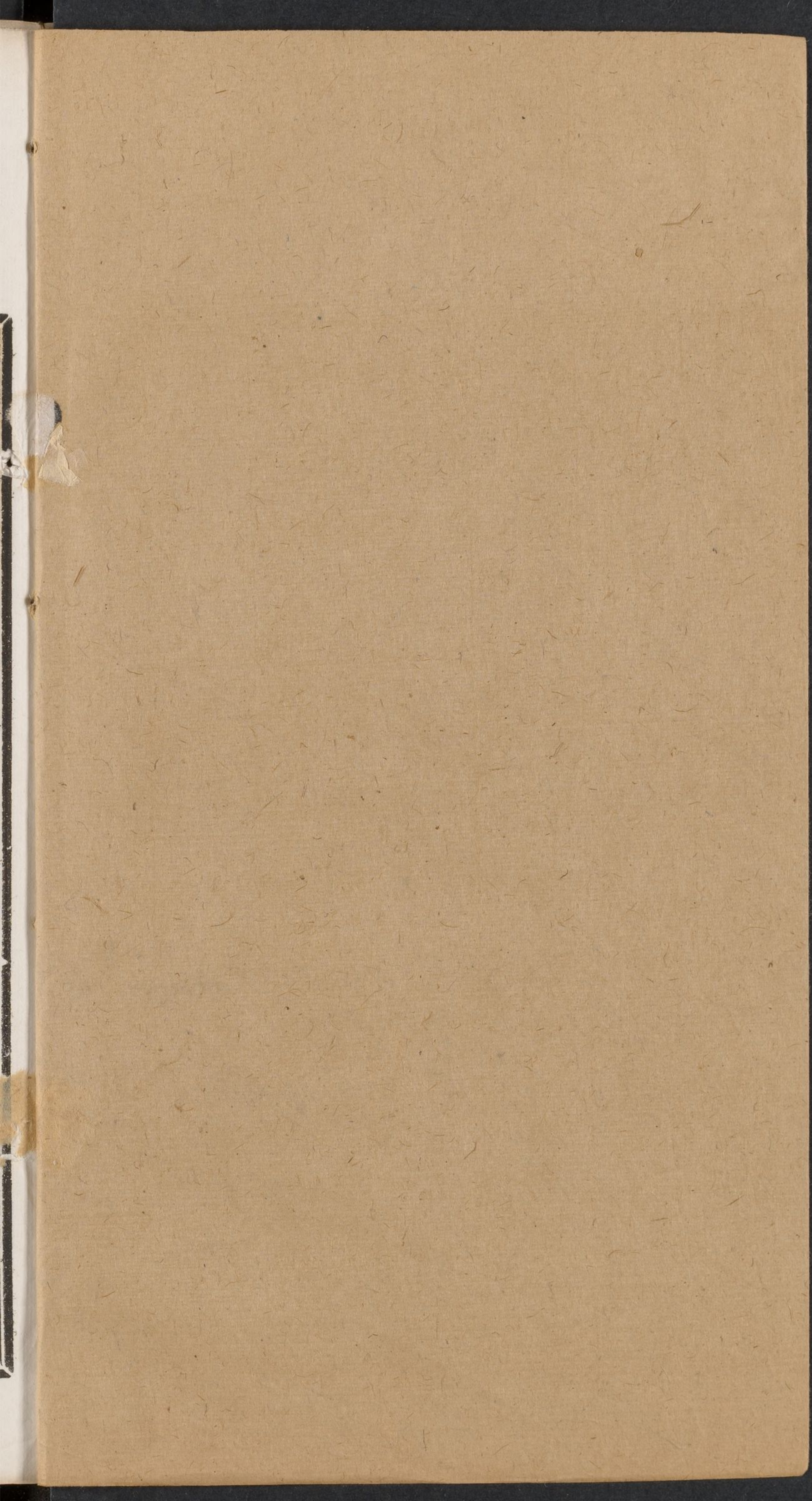
TA157/26(2)
~~9163/4133(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經學不厭精

下一卷



帝聖
醫國
聖藥
精膏

海
山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上海美華書館擺印

海
山



經學不厭精第一卷

十三經考證下凡十二章



一、易學源流

文王所作三而連山歸藏屬偽造所別及十翼之辭難信俱

四文言自稱子曰疑十翼非孔子所為五易有十二篇至漢末而遂亡其舊六聖賢學易不在圖書象數之間

亂厥說有三九引史記法言等書以證劉歆之假託

十三國王弼單以義理解易十一漢時象數之學全書今悉無存十二易學精微難析似非今日要圖

周禮太卜掌三易曰連山歸藏周易鄭康成曰夏日連

山

象山之出雲連綿不絕

殷曰歸藏

萬物莫不歸藏其中

周曰周易

易道周普無所不備

此說不

知何據世譜羣書謂神農一曰連山氏又曰烈山氏黃

帝一曰歸藏氏似連山歸藏皆屬代號則周易稱周亦

易名有三
而連山歸
藏屬偽造

取岐陽地名，況謂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以別之，說較有理。夫連山歸藏，既皆爲聖人所作，何以孔子刪訂六經，未聞一言及之，則二易失傳之久，已可想見。乃漢志並無歸藏，至晉薛正劉光白等，竟得歸藏而叙述之，隋志並無連山，至唐長孫無忌等，竟得連山而較正之，可知二書皆屬偽造。且所傳夏曰連山，其卦首艮，商曰歸藏，其卦首坤，夫艮爲少男，今連山以艮爲首，是無父子，亦無長幼矣。乾君坤臣，今歸藏以坤爲首，是無君臣，亦無尊卑矣。何以信爲聖人所作乎。

卦辭爻辭
難信俱文
王所作

彖與大象
小象之所
別及十翼
之指名

又曰，卦辭爻辭，並屬文王所作，以伏羲時始畫八卦，重
之爲六十四卦，當時字學未興，至文王而以辭繫卦，若
夫爻辭，按之多，文王以後之事，觀升卦六四，王用享於
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王文王，若爻辭是文王自制，
不應云此。又觀明夷六五云，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
後，箕子始被囚奴，似文王不宜豫言。左傳韓宣子適魯，
觀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似卦辭屬文王，
爻辭屬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朱子亦謂爻辭爲周
公所作，後之學者，俱以之爲定論。其彖與大象，小象之所
別，及十翼之指名，若彖與大象，小象之所別，及十翼，孔

小象之類
未與大類

文言自稱
子曰疑十
翼非孔子
所為

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以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之類，皆象之傳也。至十翼之指名，孔子作彖象繫辭，文言及說卦上中下三篇，為十翼，而序卦雜卦不與焉。自秦以後，亡說卦之中下篇，隋書云秦以後惟失說卦三篇遂以序卦雜卦足之，然則易中之有序卦雜卦，猶周禮之有考工記也。

或謂十翼既為孔子所作，何人猶疑之，謂屬自作，不應文言內自稱子曰，又春秋之時，穆姜所筮遇艮之隨，而

易有十二
篇至漢末
而亡其舊

聖賢學易
不在圖書
象數之間

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貞事之幹等語，是時孔子未生，
文言奚自而作乎？朱子謂十翼實孔子自作，而子曰字，
乃後人所增入者。至於元體之長數語，與穆姜筮辭同
者，意或古語所傳，而孔子引之。觀下節君子體仁五句，
申明之意可見矣。

或又謂易有十二篇之說，有何定據？宋晁說之曰：漢書
藝文志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下經及十
翼，故十二篇。漢末陳元、鄭康成輩，學費氏，而古十二篇
之易遂亡。

至於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吾數年，五

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觀此而知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常，而不在于圖書象數也。論語誌子所雅言曰：詩書執禮，而不及易者，何也？以人苟能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已得夫有恒之道，而與易言相庶幾矣。若孟子並不言易，乃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因其知孔子，遂謂孟子精通於易，然要無確據。若夫左氏論易，東坡謂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其餘皆失之誣。

家派各殊
幾令學者
莫衷壹是

易學爲劉
歆僞亂厥
說有三

總之家派各殊，每令學者莫衷壹是。觀儒林傳云：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其後傳者不下數十家，最著者如田何、焦贛、費直，而學各不同。夫易爲卜筮之書，未遭秦焚，宜乎累代師承，統歸一致，乃何以門戶各分，使人神迷而目眩，可見立說雖多，未可據以爲準。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學者宜玩斯語。

新學僞經考曰：易學爲劉歆僞亂之說有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無作上下篇之事，以爲周公之作，更其後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無十篇之說，以爲孔子作十翼，

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邱，並出田何，後有京氏為異，然皆今文之說，無費氏易，至有高氏，益支離也。

史記周本紀，西伯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

卦，為六十四卦，日者

史記列傳第六十七

傳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揚子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

知也，問明篇，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揚

雄傳，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於是重易六爻，此皆前

漢說辭之未著，若何而有上下之篇，令人莫考，後漢馬

融，陸績，皆以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

見周易正義

此必有所

受，漢志云，文王重六爻，蓋未敢遽改西漢舊說，以駭人

引史記法
言等書以
證劉歆之
假託

觀聽而又云作上下篇則是明以文王作卦辭矣其辭
閃爍如此周王孫等諸易師傳皆二篇章句施孟梁邱
各二篇然則易之卦辭爻辭彖辭象辭皆合以其簡帙
繁重分爲上下二篇史遷太史公自序稱繫辭爲易大
傳蓋繫辭有子曰二字則非出孔子手筆但爲孔門弟
子所作商瞿之徒所傳授故太史談不以爲經而以爲
傳也至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爲後得蓋本論衡
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孝宣帝時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
也雖蠡知闕焉註曰易卦皆有數可
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揚
雄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京卦氣

圖合出，是漢時僞託無疑。序卦膚淺，雜卦則言訓詁，此則劉歆所僞竄，并非河內所出。宋葉適嘗攻序卦雜卦，爲後人僞作矣。見習學記言歆既僞序卦雜卦二篇，爲西漢人所未見，又於儒林傳云：費直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此云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叙易經十二篇，而託之爲施孟梁邱三家。又於史記孔子世家：竄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象說卦文言，顛倒眩亂，學者傳習，熟於心目，無人明其僞竄矣。易爲未經燒燬之書，猶可託僞，而人無疑之者，況他經哉。若非藉馬遷王充之說，孔子之易，幾無復發明之日矣。

三國王弼
單以義理
解易

按西漢但有施孟梁邱京氏易，費氏高氏突出於哀平

之世，西漢諸儒無見之者，傳之者為王璜，即傳徐敖前漢人

古文尚書之人，其為歆所假偽，付囑甚明也。今自馬融、

鄭玄、荀爽、虞翻及王輔嗣注，皆本費氏，則今之易亦歆

偽學也。後世六學六經也皆歆之說，孔子之道於是一變，蓋

二千年於茲矣。學者可不審哉。總之易為完書，上自商

瞿為嫡派，下至田何、楊何、太史遷為楊何再傳弟子，其

為孔子之傳尤確矣。舍此而他求，何益之有。

漢儒周易有象數義理之二學焉。自王輔嗣名弼，魏人單以義

理解易，玄虛之說風靡天下，配諸老子，以資清談，象數

經學不取清
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一章
七十六

之學，幾乎熄矣。程伊川、蘇東坡之解易，雖與輔嗣有同異，以空理解之，不及卦爻之象，要皆輔嗣之學也。南宋趙師秀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言空理行而實象廢，真有識之言也。本朝亦以王易爲宋學之鼻祖，蓋有見於此也。欲復漢學之舊，而窺周孔之閫奧者，宜先從事象數之學，然後義理亦可得而言也已。若措象數而談義理，其不致泯泯自恣者，殆希矣。

漢人象數之學，今其全書皆不具存，獨有鄭玄易注、李鼎祚易解，足知其梗概耳。如虞翻、荀爽解象，穿鑿牽強，不近人情者，亦往往有之。雖然，因此二書，知漢人有象

漢時象數
之學全書
今悉無存

易學精微
難析似非
今日要圖

數之學，而考索之，則聖人立象繫辭之奧，亦可得而知矣。二書其有功於易學哉。

白虎通

漢班固纂

五經篇曰：易智也。然六十四卦之參變，陰陽

太極之元微，縱有智慧之士，亦莫能明其所以然，謂爲格物，而終無一物，謂爲窮理，而理於何窮，聊爲卜筮之所宗，終屬濛鴻而難信。淮南子曰：易之失鬼，其信然與。當今之世，實學爲先，陰陽太極之說，似無實用，文獻通考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知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初弗及於易也，今雖童而習之，咿哦不輟，至老而莫喻其理者，比比然矣。易之爲教，殆非急急之務與。

十三經考證下

二、書學源流

一尚書有古今文之異而疑竇滋多序本二今文立於西漢而古文至東晉始顯故重今文三書序本一篇而孔注移於

各篇之首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六書序與古文同出疑皆

偽自劉歆七伏生口授經文滋起後人之疑八尚書百篇之次第孔鄭不同九堯典一篇可疑者有五十武成

叙伐商之本末缺簡曉然十一大誥拳拳於卜筮之說未免闕於事情十二召洛二誥破碎龐雜未易梳理十三

節九經談辨藝文志武帝景帝之誤十四節附尚書譜見古今文篇目之不同十

尚書有古文今文之異，漢以伏生以宓子賤宓伏字同致誤所

傳為今文，以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所傳為古文，按漢時安國之書不列於學官魏晉之際

榮陽鄭冲私於人間得之以傳史記言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欲召之，是時

尚書有古
今文之異
而疑竇滋
多

榮陽鄭冲私於人間得之以傳

史記言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伏生年已九十餘，唐陸德明曰：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至秦燒，而伏生失其本經，僅以口誦，然此竊有疑者，始皇坑儒，僅數百，天下之大，儒者之多，孔孟弟子之盛，諒不盡絕，豈無年少於伏生，而能治尚書之始末者，而乃既無一書，可資證對，又無他人，可溯淵源，其在年代遠隔，猶屬可原，乃始皇四年焚書，至漢興詔集遺籍，相去不足二十三年，以尚書為至要極重之書，而失傳至於如此，僅屬伏勝轉輾口授，或亡或存，成千古疑案，是誠不可解者，古文尚書者，孔惠

惠並無其人必子襄之子名忠惠字形相近故誤

之所藏也，魯恭王

漢景帝子名餘

壞孔子

據毛西河集隋書稱孔子末孫

舊宅於壁中得之，皆蝌蚪文字，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

所誦，為隸古寫之。此亦一疑也。安國去孔子約四百年，書為孔子所刪存之者，意必其門人繕寫師承授受於四百年中者，正難悉數。

何以壁中所得之書，祇安國一人能辨其體而為隸古以寫之哉。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孕征仲

命蔡仲之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城旅獒微子之又伏生誤合五篇。伏生

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凡五十九篇，四十六卷，伏生壁

中所藏之書，至漢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

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今世相

傳伏生書二十九篇，何也？伏生以二十八篇教授於齊

魯之間，作尚書大傳，遣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言，使

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

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至秦誓相傳為武帝時河

內女子所獻故合為二十九篇此說未可信蓋秦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同馬

鄭王肅等皆疑之

尚書今文立於西漢而古文至東晉始顯故重

偽朱子亦嘗疑之蓋以今文詰屈聱牙古文反文從字

順此理之所必無故其偽有顯然可見者故今習今文而古文弗尚也然

或謂古文藏孔子屋壁中而發而顯之官府此外無書

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是古文固有其書特見之者

少耳賈逵馬融鄭元之徒皆尊古文或謂杜林在東漢

初曾得西州古文漆書一卷其實與孔壁古文不同賈

今文立於西漢而古文至東晉始顯故重今文

書序本一篇而孔注移於各篇之首

馬鄭所崇者，係此。

若夫書序本屬一篇，而孔注移之於各篇之首，序文往

往與書不協，如史記殷記，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作

太戊，二者皆篇名咸父則見於書序，太戊為書序所無之類，蔡

氏置於後，以存其舊，孔安國第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宜引之以冠各篇之首，初未嘗指為何人作也，乃

劉歆、班固、馬融、王肅、呂東萊輩，皆以為孔子作，按小序百篇之說除書序

外無可考證且與今文多相謬戾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林光朝、馬廷鸞，以為史氏舊本，然如

堯典一篇，說堯一代為治之次第，序却是讓於舜後作，

舜典亦是見舜一代政事之始終，序却說是要受讓時

經學不厭清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二章 八十

作、可知序斷不是孔子作也、如康誥是武王告康叔之辭、但其間有說周公初基處、序因以爲成王時事、則又難信爲史氏舊文矣、宋金履祥曰、方漢之時、書且有僞、何況書序、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其爲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

漢隋唐而下朱子取注尙書者四人

註尙書者、自漢隋唐而下、朱子所取者四家、漢則有劉向、鄭元、賈逵、馬融之輩、隋唐則有顧彪、劉炫、劉焯之徒、至宋之注、朱子取者、如王安石、蘇軾、呂祖謙、林之奇、然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畧、呂傷於巧、之奇傷於煩、朱子雖取、四人皆不能無失、

治尙書者
有歐陽大
小夏侯三
家

書序與古
文同出疑
皆偽自劉
歆

昔之研書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陸德明曰，伏生授濟南張生，遞及歐陽生，倪寬，歐陽之子世昌，暨曾孫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世昌，世昌授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而歐陽為最精，以上言書之大概如此。

新學偽經考曰，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焚書非博士所職，悉焚，則博士所職不焚，然則伏生之書，為孔子所傳之全經確矣，況藏書之禁，僅數年，藏書之刑，僅城旦，不能害也。

前漢惠帝紀當為城旦，春者注城旦者，且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

博士以尙書爲備，以其傳授有緒，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歐陽大小夏侯傳經文者無異辭，而史漢儒林傳皆云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者。隋志引論衡以爲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劉歆移太常書，所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緣博士合泰誓於經中，并二十八篇數之，故爲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亂今學，故云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定書二十八篇，傳在伏生，純備無缺，故博士之說皆以爲備。見漢書楚元王傳後人惑於書序百篇之目，以爲伏生書乃亡失之餘，嘗推究其說，以爲二

十八篇，卽孔門足本書序之目，僞妄難信，其證有五，尙

書大傳，引孔子言六誓當作五誓說見後，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

仁，甫刑可以觀法，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

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尙書大傳久佚所引者皆據閩縣陳氏輯本，孔子總覽

全經，提揭大義，果有百篇，則百篇中，尙有帝誥，仲虺之

誥，湯誥，康王之誥，尙書大傳，又引拚誥，何孔子不稱十

誥，而稱五誥乎，何所稱諸篇，又絕無一篇，在二十八篇

之外者乎，其證一也，信百篇之說者，不過因史記儒林

傳，秦時焚書數言，而不敢致疑耳，不知焚書止於民間，

伏生爲博士所職，不在焚禁之例，見史記秦紀秦始皇本紀，伏生何事藏

匿、何為散亡、按之情事、顯然不合、其為偽竄、又何足疑、

其證二也、若謂書序出孔子、有諸書援引可證、不知篇

目之引見諸書者、尚有尹吉、禮記緇衣高宗、禮記坊記夏訓、左傳襄四年伯禽、

唐誥、左傳定四年相年、墨子尚同禹誓、墨子兼愛明鬼湯說、墨子兼愛武觀、官刑、墨子非樂大戰、

揜誥、多政、尚書大傳大戊、史記殷本紀豐刑、漢書律歷志凡十五篇、不在百篇

之內、如謂引見諸書、必孔子之書、何以此十五篇、不在

書序中、如謂引見諸書、不必孔子之書、則百篇之目、雖

有諸書可證、亦不能以為果孔子之書明矣、其證三也、

墨子引今甘誓以為禹誓、明鬼再引禹誓、又不在今甘誓

中、兼愛引今湯誓以為湯說、兼愛別引湯誓、復不在今湯誓

內賢尙則其所見顯非孔書，不過如明鬼引諸國春秋之

類，以墨子例之，則諸書所引斷不能以爲卽孔子書，又

明矣，其證四也。漢書藝文志言詩遭秦而全，以諷誦不

獨在竹帛，春秋公穀二傳亦由口說相授，秦漢經師皆

籍口誦，伏生經雖偶失，何至全無記誦，撫卷茫然，止尙

書大傳所引者，略記數語，其證五也。要之，書序與古文

同出，古文爲劉歆之僞，則書序亦爲歆僞可知。漢博士

皆祖伏生，而皆以二十八篇爲備，知師師相承，說本如

此，不然，歆方以親近逞權，諸博士縱持門戶，豈敢以虛

辭相勝耶。

尚書疑畧說

參王魯齋

伏生口授
經文滋起
後人之疑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
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
其本經，口以傳授，按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
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夫伏生既得書於壁，則本
經固未嘗亡也，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何與？疑伏
生初實於壁內得之，傳教既久，熟習其文，不必執經，而
可以口授之也，不然，當孝文使朝錯受學之日，去秦焚
未遠，孔門弟子，教化匪遙，豈無一二通經飽學之人，及

專經名家出而講畫，而乃絕無一人，相爲佐證，致令後之作僞者，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此不可解者也。又曰，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蓋古人書在簡策，句讀音義，須經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挾冊而誦，雖無師焉可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伏生九世孫，歷叙其先皆名學，見王鳴盛尚書後案則伏生固有子孫，何以朝錯往受之時，不遣其子若孫教之，而使女傳言，此亦不可解者也。或疑其子先伏生而卒，孫幼小，尙未成學，弟子皆已散去，不得已而有是舉耳。乃安國誤會，遂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滋起後人之疑。夫伏生雖老，

尚書百篇
之次第孔
鄭不同

何至家無本經，其爲妄造，不問可知。至於古文尚書，考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孔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而僞孔序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語出安國口中，終疑其僞。孔穎達書序云，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穎達直以僞古文爲孔壁中所得，故言早出，其實僞書，至晉世始見，元帝渡江之後，始上獻而列之學官，安得謂之早耶。至於百篇次第，孔鄭不同，疑亦孔本爲僞，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

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九十七，穎達謂孔依壁內篇次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以此不同，然孔本疑憑臆所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秘，親見真古文而著之者，鄭氏依之，似較孔本爲是，安國又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按之史記及前後漢書，皆無此言，疑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之而已，未必

為之傳也，惟李顥

東晉人

於真古文泰誓引安國注

見太誓疏

據此

似顥曾見真孔傳矣，然使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竟無

一言及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顥所引，殊不可

解，令人不能無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間嘗考

之經籍，衡以古今，往往偽亂錯出，一是莫衷，尚書殆尤

其甚者，畧舉數語，並節錄魯齋堯典，武成大誥，召誥，洛

誥，五疑，冀學者之一隅三反焉。

巫蠱事

漢武帝末年，姦人江充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使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己，殺之。帝詔丞

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自殺，此巫蠱事也。

堯典疑

堯典一篇
可疑者有
五

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於此，何以多爲？蓋其中綱內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爲人，其賢可知，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於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述，尙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他何人與之共治耶？畧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寥寂，如此之甚乎。

此可疑者二也，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間，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郊爲嵎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嵎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爲納也，又恐

納于六麓而後賓于四門，宅與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尙疏也。曰虛，曰昴，曰火，尙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纏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闊。當其占候之初，於旣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旣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矣。而天象厯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

初乎，至舜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又為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為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為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極至，而史臣不應不畧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為五也，其他如陟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武成疑

錄王魯齊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叙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典章，因錄武王二詞於內，後世得其錯簡，遂致諸

武成叙伐商之本末
闕簡曉然

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
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比諸家固已整然有條，而大
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闕文焉，是蓋
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卽繼
於征伐商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
姓悅服之上，卻是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或謂告山川之
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
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
玩予承厥志，與底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
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於後，固爲明潔，但告

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觀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間只作誓諸侯之師看，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豐之後，又覺厥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間王曰羣后之辭，既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

敘事附
大指等

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爲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間亦因推究征商，大畧次第，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誓，上篇播告諸侯，次日曰旁死魄，武王啟行，十六日旣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爲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誓本國之師，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會於牧野，併誓至四月始歸豐，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爲此篇大畧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於河朔五字，爲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卽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

字異，而不知却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
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
衆，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
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
不可輕易也如此。

大誥疑

錄王魯齋

魯齋曰：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貴
明白而反聾牙，二也。聲牙辭不平易也韓愈進學
解曰周誥殷盤詰曲聾牙非特文義之難
曉，而大意亦往往瞢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
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斷續扞格，終不成

大誥拳拳
於卜筮之
說未免闊
於事情

文理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黜訓誥，敬存古意，或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畧，大誥

者，以武庚與三監叛。

禮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督察也。此三監指管叔、蔡叔、武庚。正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

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叔、蔡叔、霍叔為獨異耳。

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

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

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

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幼沖，而乃蠱惑

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張張，於

義不可不討，今前後未嘗及此意，拳拳只說一箇卜字，

何其闕於事情，而疎於制變也，豈非自太王避敵之後，

不會經此變故，乃欲假蓍龜以鎮壓天下之邪心乎，且
又言宣王遺我大寶龜，以告我西土有大艱，西土人亦
不靖，此何異於唐德宗遭奉天之難，而委之以先定之
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

召誥疑

錄王魯齋

魯齋曰，洛誥之篇，三山林氏林之奇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

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

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為自此漸不可曉，

蓋不知是何時所言，朱子尚謂有疑，而後學敢謂無疑

者，妄人也，愚竊謂諸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

召洛二誥
破碎龐雜
未易梳理

而一篇之體統大概亦可見，惟召誥洛誥，破碎龐雜，體統不明，此最未易梳理者也。蓋其中有周公召公相洛卜洛之詞焉，有遷殷民攻位丕作之詞焉，有營洛之詞焉，有成王來洛之詞焉，有祀文武記功宗之詞焉，有周公復辟之詞焉，有成王卽辟之詞焉，有成王冊命周公之詞焉，此所以不可一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爲王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成王

止欲歸周，卽辟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册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册中之詞，反殺雜於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答王解，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然亦何所嫌而避此名乎，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書經談 魯恭王之薨，在武帝元朔元年，武帝紀恭王傳，及諸侯王年表三篇，符合無可疑者，而恭王傳云，恭

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恭王在位二十八年，其十五年，在景帝之世，而其十三年，在武帝之世，傳文明言初好，則其壞孔宅，在景帝之時，而藝文志誤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武帝末年，距恭王之死，四十年矣，四十年後，壞孔子宅者，恭王其再生乎，可笑之甚，特王充論衡云，考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室，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正說此言得之，然則藝文志，武帝景帝之誤，不辨而明。

附節尚書譜

參看古經解彙函
古文尚書篇目

經學不厭精

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二章

九十一

節附尚書
譜見古今
文篇目之
不同

尚書之篇目古今有異，有為古文所有，今文所無，有為
今文所有，古文所無，讀書考古之士，每以文有古今不
同，書有篇目遺逸，紛紛聚訟，疑莫能明，茲參尚書譜及
古文尚書百篇之目，以杜林、孔安國所著為古文，以伏
生所傳為今文，非今時讀本也古文所有，別之以杜孔、伏生之書，
以今字誌之，至於逸篇注以無字，一一表而列之，庶幾
醒閱者之目。

唐堯堯典第一

杜孔今
杜文今
已罕見

虞舜舜典第二

杜汨作第三

杜九共一第四

杜困學紀聞云
虞傳有九共

篇九共二第五

杜九共三第六

杜九共四第七

杜九共

五第八杜

九共六第九杜

九共七第十杜

九共八第十

一杜

九共九第十二杜

稟飶第十三無

大禹謨第十四

杜按書序大禹無謨字作
大禹謨者偽書所加

皋陶謨第十五杜

益稷第十六杜

夏禹禹貢第十七

杜

啟甘誓第十八

杜

太康五子之歌

第十九

杜

中康允征第二十

杜

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名

商湯帝告第二十一

無

釐沃第二十二

無

湯征第二十

三無

汝鳩第二十四

無

汝方第二十五

無

夏社第二十

六無

疑至第二十七

無

臣扈第二十八

無

湯誓第二十

九杜

典寶第三十

杜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孔

湯誥第三

十二

杜

咸有一德第三十三

杜

明居第三十四

無

太甲

伊訓第三十五孔杜 肆命第三十六杜 徂后第三十七無

太甲一第三十八孔 太甲二第三十九孔 太甲三第四

十孔 沃丁第四十一無 太戊咸父一第四十二無 咸父

二第四十三無 咸父三第四十四無 咸父四第四十五

無 伊陟第四十六無 原命第四十七杜 仲丁第

四十八無 河亶甲第四十九無 祖乙第五十無

陽甲盤庚上第五十一杜孔 盤庚中第五十二杜孔 盤

庚下第五十三杜孔 武丁說命一第五十四孔 說命二第

五十五孔 說命三第五十六孔 祖庚高宗彤日第五十

七杜孔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無 帝辛西伯戎今文 黎第五十

無 殷本紀咸父下有太戊篇

無 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

杜孔

杜孔

孔

今文

九杜孔微子第六十杜孔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戎黎微子五篇古文分盤庚為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

無書者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武王泰誓一第六十一杜孔泰誓二第六十二杜孔泰誓三

第六十三杜孔牧誓第六十四杜孔武成第六十五杜孔洪範

第六十六杜孔分器第六十七無旅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範前葵第六十八

杜孔鄭注葵讀曰豪謂是豪酋之長旅巢命第六十九無金縢第七十杜孔成王

大誥第七十一杜孔微子之命第七十二孔歸禾第七十

三無嘉禾第七十四無漢書王莽傳引逸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按此古文所無故

王莽時亦以為逸篇也古文假格通康誥第七十五杜孔酒誥第七十六杜孔梓材

第七十七杜孔召誥第七十八杜孔洛誥第七十九杜孔多士

經學不厭精

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二章

九十四

第八十今杜孔無逸第八十一今杜孔君奭第八十二今杜孔成王政

第八十三無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將蒲姑第八十四無多方第八

十五今杜孔周官第八十六孔立政第八十七今杜孔賄息一作肅慎

之命第八十八無亳姑第八十九無君陳第九十孔顧

命第九十一今杜孔伏生書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古文分為二康王之誥第九十二今杜孔

康王畢命第九十三孔穆王君牙第九十四孔釋文君牙一作君雅

鬯命第九十五孔杜本作罔命今依說以下五篇別錄蔡仲之命第九十

六孔費誓第九十七今杜孔呂刑第九十八今杜孔文侯之命第

九十九今杜孔秦誓第一百今杜孔

以上杜孔今同有者三十二，杜孔同有而今無者九，杜

今同有而孔無者一，杜獨有者十有四，孔獨有者十有一，無者二十有八，此其大較也。夫百篇之序，證據確然，自遭秦禁，散逸甚夥，至漢杜伯山等而書存七十二矣，散亂頻仍，書失其舊，今又少杜有之十四篇，而爲五十八篇，當時馬鄭所見而注述之者，亦無從覓其真本，稽古之士，敏而求之，不致習而弗察焉可。

古之士趨而求之不疑醫而藥察微而
 大瀛當湖氣瀛洲長而封致之香衣無
 贈廣魏邦書我其善今及少林亦忘
 目數秦楚趙越甚微至萬林山等而善
 一無皆三十林八並其大辨也失百瀛
 今同育而并無香一林國存香十林四

十三經考證下

三、詩學源流

為一上古無詩及孔子刪詩之證
二國風次第未必盡有獨
三作詩時世鄭孔朱子間有異同
四詩有四家獨

源毛氏盛行於世五句法不齊而用韻與今相似
六傳授
毛流二毛公支派各異
七詩有六義毛公朱子說各不同

不能無疑
八節魯齋詩疑謂詩非周孔之舊
九即幽風辨例毛詩
十考之以四始知風雅頌以體別
十一節鄭

樵嚴棗論風雅頌之不訛
十二
音韻有轉移盡出於叶者非是

上古無詩
及孔子刪
詩之證

詩以言志，發於性情，伊古之世，徒有謳歌吟咏，縱令土鼓箠籥，尚無文字，則時雖有樂，或不言詩，及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於此者，夏殷之世，其傳鮮矣，至周而所傳者多，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

力、雅頌之聲，為鄭衛所亂，其廢絕可知。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為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至孔子刪詩之說，始於史遷，謂詩有三千篇之多，孔子所取，僅三百十一篇。秦滅學亡六篇，今存三百五篇。孔穎達嘗疑之，朱子直謂其未曾刪。夫穎達之疑，蓋以當時列國大夫歌詩贈答，皆在三百篇之內耳。然左傳載侯河之清，周道挺挺等篇，戴記載曾孫侯氏相彼盍旦等篇，皆不列於三百篇中。朱子以為未刪，疑亦太過。朱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篇。雖然，未刪之

說不獨朱子本書旁考中詳言之

孔子刪詩，非止全篇刪去，又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篇刪其章者，如唐棣偏反，此小雅

國風次第
未必盡有
意為之

唐棣之詩，而刪其一章也。章刪其句者，如衣錦尚絅。此
鄘風君子偕老之詩，而刪其句也。句刪其字者，如誰能
秉國成，刪去能字。此小雅節南山之詩，而刪其字也。
如又

沈德潛古詩源引帝王世紀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
于我何有哉仲尼篇康衢謠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人間訓堯戒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躡于山而此刪詩之證也

惟今之詩次，竊疑未必孔子所正。如褒姒滅之，幽王之
詩也，而次於前。召伯之詩，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碩人，
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
作，反次於前。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
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此皆經有明文可據。

經學不厭精

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三章

九十七

不待尋譯而知者，畧舉一二，以例其餘。至於國風次第，孔穎達以時之先後，國之大小爲言，歐陽修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爲孔子未刪之先，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爲鄭氏詩譜次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爲今詩次第。程子謂國風先後，各有其義，不知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以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次王，此有意者。若非以衛次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朱子曰：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言之，夫統列國之見

於經傳者，奚止百有餘國，大如吳楚，何以無詩，以楚之
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
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是宜無詩可采，況吳自壽夢
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虢郟皆爲鄭
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而蔡獨無詩，又有
國無風，而詩偶見於他國者，如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
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邱之詩錄於邶，此皆其可顯見
者，或謂王何以爲風，魯何以爲頌，豳又何以兼風雅頌，
夫詩之有風雅頌，從列國朝廟而分也，而王之降爲風，
以政令不行於天下也，魯之列爲頌，以其爲周公之後，

而得用天子之禮樂也，至於春秋祈穀而吹豳頌，論者以爲自古已有，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而豳遂兼風雅頌之名。

作詩時世
鄭孔朱子
間有異同

作詩時世，經秦火之後，難以全考，故自漢唐諸儒，訓詁互異，然古序與經並出，毛鄭孔氏，羽翼其說，傳流最古，至朱子一以經文爲據，其餘不見諸經者，都爲未定之辭，此據理論也，歐陽修祖鄭譜鄭元詩譜也而駁議許謙，劉瑾宗朱傳而亦微有不同，迨明何楷作世本古義，引證雖博，而僞說殊多，國朝有傳說彙纂一書，輯古序及毛氏鄭孔氏舊義，而大旨仍以朱子爲歸，今爲述其同異。

畧誌數言，全豹具存，俟諸反隅之君子。○商頌五篇，如太甲之世，那之詩，鄭氏康成謂太甲祭湯也，孔氏穎達謂那之作，當太甲時，朱子則不詳其世，周詩三百六篇，文王之世，正風二十三篇，孔氏穎達謂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何彼穠矣，武王時作，朱子皆同，而以甘棠亦爲文王時作，正小雅八篇，孔氏穎達謂鹿鳴等三篇，此文王，小雅采芣，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杖杜，還而勞之，在受命五年，伐木，天保，無文王之諡，或當時卽作，或後爲之，未可定也，朱子皆不詳其世，正大雅三篇，孔氏謂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

言王，旱麓不言諡，又不言王，但經無諡者，或當其生存

之時，或在其後，不可定也。朱子皆疑為周公所作，武王

之世，正風二篇，即甘棠何彼穠矣，正小雅四篇，華黍、魚麗，孔氏以

為皆武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正大雅三篇，孔氏謂皆

言文王之事，皆文王後作之。朱子以緜為成王時詩，思

齊、皇矣，疑為周公所作，成王之世。七月至狼跋，變風七

篇，鄭氏謂成王之時，周公述流言之難，其詩為豳國變

風，朱子亦以為成王周公時詩。正小雅，自常棣至菁菁

者，莪十篇，鄭氏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為作此詩，

朱子同。菁菁者莪，孔氏謂由庚以下，周公成王之詩，則

詩有四家
獨毛氏盛
行於世

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矣。朱子皆不詳其世，正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二篇，其間鄭氏、孔氏、朱子之說從同。頌三十一篇，鄭氏謂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朱子亦以爲多周公所定，而間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如昊天有成命、噫嘻，朱子疑康王時詩也。執競、疑昭王時詩，是也。此後自懿王至定王之世，十三王間，變風變雅，亦各有異同，篇幅所拘，姑不具述。

詩有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顯於鄭元，嗣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

存亦無有傳之者，今惟毛氏列於學官，可見當時必以四詩共較，覺毛氏爲獨長，故僅存之，否則同一詩也，而存亡何若是之相判，意者孔子刪詩，亦皆得諸口授，未有陳篇，故四者所記，各有舛錯，至於詩序之作，說者不一，程子以爲孔子作，鄭詩譜以大序爲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即子夏意有未盡，毛氏更足成之，范蔚宗以今序爲衛宏字敬中作，朱子云，是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則序似爲宏作明矣，然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

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
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
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平帝時，可謂非
漢世耶？宋儒皆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
司馬相如、班固皆在衛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
義。且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此
小序說也。惟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
子夏所作，殆非誣矣。

今之初學，大率謂詩皆四言句也，不知詩有二言至八
言者，如祈父、肇禋，則二言句也；綏萬邦、屢豐年，則三字

句法不齊
而用韻與
今相似

句也，關關雎鳩，窈窕淑女，則四言句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則五言句也。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則六言句也。如彼築室於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則七言句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則八言句也。然句法雖有不齊，要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便失古人詠歌之意。至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

傳授源流
二毛公支
派各異

至末，句句用韻者，如考槃、清人、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學者當融會而貫通之，庶不失詩中之旨。

新學僞經考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藝文志考證曰：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三家者，去七十子淵源不遠，儒林傳稱韓詩，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則三家之義無殊，且非徒三家詩，凡今文博士之說皆同。詩終三頌，以周頌、魯頌、商頌終之，正與孔子作春

秋據魯新周故宋之義合然則取春秋乃三家詩傳孔
 學之正派子夏以禮後悟詩子貢以切磋悟詩孟子言
 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
 孔門之言詩皆采雜記以為非本義誰得而正之三家
 譜系至詳說義歸一未有言毛詩者至平帝王莽時乃
 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託之自謂不
 詳其本師經典說文序錄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
 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
 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
 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一云

此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璣亦三國吳人

子夏傳曾

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自東漢後，毛詩蓋盛行，而徐整、陸璣述傳授源流，支派姓名，無一同者，當三國時，尙無定論，則支派不清，漢書但稱毛公，無大毛公、小毛公之別，不以爲二人，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無名，陸璣疏後漢書儒林傳，以爲毛亨毛萇矣，夫劉班不知，徐陸後二百年，何從知之，襲僞成眞，不足信也，毛詩多笙詩六篇，與三家言三百五篇，篇目增多其六，亦出於僞，其他如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與韓詩外傳，及史記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

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不同。夫三頌者，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毛以爲商先世之詩，則微言亡矣。艾軒林氏曰：班固論三家之爲詩，宜有取於魯，而未始及毛氏也。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肅宗詔選高才生受毛詩，遂行於世。

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稽古編曰：風雅頌之名，其來古矣，不獨大叙言之也。見周禮太師之

詩有六義
毛公朱子
說各不同

職，又見樂記師乙答子貢之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歷可據也。鄭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也，此六義之大要也。詩說，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

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未免失之。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然而去古愈遠矣。

毛詩辨

節王魯齋

魯齋曰：今之所謂三百篇者，固周公孔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

節魯齋詩
疑謂詩非
周孔之舊

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於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於秦政，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有二十五篇，其亡失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存者且不勝錯

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詩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無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也？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魯韓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

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排迮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旣孤行，而三家牴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家數林立，無非推尊毛鄭，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而不復推其究竟也，觀萇傳授之序，陸璣所撰，與說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是以毛詩尤不能無疑也。

豳風辨

節王魯齋

上篇謂毛詩不能無疑，試卽豳風辨以例之，魯齋曰，豳

節豳風辨
例毛詩不
能無疑

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耶。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啟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

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系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故疑其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歟。歌豳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

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鷓鴣之名，見於金滕之書，金滕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之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

考之以四
始知風雅
頌以體別

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詩經談 風雅頌之以體別，比較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詩，則昭然可見矣。風者，詩之瑣褻者也；雅者，詩之典正者也；頌者，詩之古奧者也；雅之雜風者，是爲小雅焉；純乎雅者，是爲大雅焉。四詩體裁，考之四始，判然區別。若到其所附載，則有難識別者也。然要皆以類相附，則其體製，未必無區別焉。衛宏大序，以政之大小爲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爲風雅之別，是其謬誤，出乎不知四詩之以體裁而別惑之甚者也。

節鄭樵嚴
粲論風雅
頌之不訛

鄭樵曰，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六經
奧論此說是也。嚴粲曰，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詩
輯此說亦是。

附音韻說

音韻有轉
移盡出於
叶者非是

毛詩古音考序曰，夫詩以聲教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然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何以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偈，如此之類，難以殫舉。陳季立曰：叶或一二用，或三四用多矣，五六用至多矣。蔓衍數十，更無一而不叶，又胡爲也哉？註者宜云：慶古本讀羗，而今讀如磬，當古本讀璫，而今讀如裳，庶得之矣。胡爲以今之讀爲正，而以古之正爲叶。

也。是不啻以楷書爲正字，篆隸爲摹楷而作矣。顛倒古今，反覆倫類，莫此爲甚。倡自一人，天下羣而和之，誤自一世，後世從而躐之。智者不敢生疑，賢者不敢致詰。若安之爲固然，遵之爲謨訓，有識者不啞然笑乎。唐元和元年，鄉貢進士李行修言：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科，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是則自唐以前，猶未以音定字可知也。今之爲書，當取前人一字，而叶兩三音者，盡併之，使學者之視聽一而不亂。庶合守約之旨。至於四聲之中，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似覺差殊，然而祝之爲州，見於穀

梁、蒲之爲毫，見於公羊，趨之爲促，見於周禮，提之爲折，見於檀弓，若此之類，不可悉數，迨至六朝，詩律漸正，韻分已密，而唐人功令，猶許通用，故廣韻中，有一字而收之三聲四聲者，此明驗焉，要之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因其以狸得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因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洧庖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七，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

詩者凡十，皆當爲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無以他書爲證可也。讀詩拙記曰：說者謂自五胡亂華，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而河淮南北間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此始。然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況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入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矣。音能不變乎？所貴誦詩者，尙論其當世之音而已。至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

十三經考證下

四、春秋三傳源流

一春秋之名不一當別之曰孔氏春秋二春秋始
隱不始惠識肇亂之原三春秋書災不書瑞有警

人之意四春秋誌即位及日月無定例五春秋
於詩書禮學易並可貫通六三傳左氏最後出而

本末較詳七春秋特筆甚多見修改之迹八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三變九史記儒林傳春秋

祇公穀二家三十春秋非僅魯史之名厥有五徵優
十一春秋本文三傳有所增益十二春秋有三傳優

劣得失衆論昭然十三春
秋註疎傳解諸家意見不同

春秋之名不一，當春秋時，已有晏子春秋，厥後有楚漢

春秋，吳越春秋，河洛春秋，九州春秋，十六國春秋，三十

國春秋，要皆或仿其例，或襲其名，或紀一方之事，或輯

一代之書，俱與孔氏之春秋，不相涉者也。

春秋之名不一當別之曰孔氏春秋

春秋始隱
不始惠識
肇亂之原

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四十九年，然平王四十九年，在魯惠公之三年，非隱公元年也。其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何也？以惠公猶為西周之諸侯，而隱公則侯於東周，且天子號令不行，諸侯不供，求車求金，下同列國，故於是為始，以見亂之所自起耳。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愷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然細玩全經，如三錫命，是獎篡弒，褻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傲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而王遣使下求，典禮亦復廢壞。彝歎張氏曰：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

熄最得春秋之旨，不可誤認聖人筆削，爲代天子行事也。夫春秋爲魯史記之名，說者曰：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之類，是有國皆有史，而孔子修史，何以獨主於魯歟？不觀孔子嘗云：我欲觀夏道，杞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宋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所以據魯史而修之也。至孔子未修之春秋，明見於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桓公二年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衛甯殖之言，襄二十一年將死召悼子，悼子甯喜也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是也。

春秋書災
不書瑞有
警人之意

困學紀聞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凡書日食者三十六，震電地震五，不雨七，雨雪三，雨雹三，內外大水九，無冰三，星災四，大旱二，凶年七，蟲災十八，他如隕石，六鷁石言，豕人立之類，不可悉數，可見作者警人之意。又曰，春秋書侵者百五十，而書伐至於二百一十三，要之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可見非皆有辭而伐也。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之，而皆諸侯之事，故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

春秋書卽
位及日月
無定例

之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畧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朱子謂孔子只是將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使人見者，自有所畏懼，非故褒貶之也。

春秋魯君新立，必書卽位，乃自隱公而下及莊閔僖公四君，不書卽位者何故？朱子云：君行卽位之禮則書，不行則不書也。春秋或書時不書月，或書月不書日，更有日不繫月，月不繫時者。孔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有不具者，或史文先闕，而孔子不改，或孔子備文，而後人脫悞。如桓公十七年，五月無

夏、昭公十二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孔子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又僖公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或亦自有詳畧、既有詳畧、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不以日月為例、

春秋於詩書禮樂易並可貫通

胡安國曰、春秋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約古今、則貫乎書之事、守典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孝、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是春秋實詩書禮樂易也、

案安國此說未

免過褒存之以備一說學者毋泥視焉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而其可以折衷三傳者為誰、昔

三傳左氏最後出而本末較詳

春秋特筆
甚多見修
改之跡

朱子刻易詩書於臨漳郡，春秋一書，止用左氏經文，而

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

不能悉具。胡安國云：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

公穀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

義為主，則當習公穀。三傳中有事同而字異者，如公及

邾儀父盟於蔑，左傳作蔑，築郿，左傳作郿，會於厥慙，左傳作厥慙

左傳君氏卒，公穀作尹氏卒，是也。

春秋筆削之可考者，左海文集曰：孟子言孔子作春秋，

作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有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

秋曰，謂史記也，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修之曰：星隕如雨。晉文公

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昭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晉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妾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畧於敬嬴，定似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

十六年，蓋承屢禋之後，書以志幸，王臣書字，惟見隱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蓋兆世卿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他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死節，公子季友，公弟叔肸，稱字，季子，二閔高子，元閔稱子，所以嘉其賢，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跡，不可勝數，明是非，定功罪，致勸懲，正治亂，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苟徒因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嘗亡也，孔子作春秋何

為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二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霸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或勝或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霸，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甯，交政國中，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

史記儒林傳春秋祇公穀二家

新學偽經考曰，史記儒林傳，春秋祇有公羊穀梁二家。

無左氏

未目
為傳

河間獻王世家，無左氏春秋立博士事，史遷

作史，多採左氏。

指國語

若左邱明誠傳春秋，史遷安得不知。

儒林傳，述六藝之學，彰明較著，可為鐵案。又太史公自

序，稱講業齊魯之都，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謂若河

間獻王有是事，何得不知。漢書司馬遷傳，據左氏國語，

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

安

太史
公友

書，俱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下，又云，乃

如左邱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抒
其憤，凡三言左邱明，俱稱國語，然則左邱明所作，史遷
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歆知孔子制作之學，

首在春秋，春秋之傳在公穀，公穀之法與六經通，於以思所以奪公穀者，以公穀多虛言，可以實事奪之，人必聽實事，乃分國語以釋經，而為左氏傳。

歆本傳稱歆始引傳解經得其實矣

作

左氏傳微，以為書法，事理繁博，文辭豐美，凡公穀釋經之義，彼則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則公穀所無，遭逢莽亂，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尊其書者，謂證據符合，賈逵選嚴顏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見後漢書賈逵傳若關羽呂蒙之屬，莫不熟習，公穀事辭不豐，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傳一統，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邱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

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於今，學者咸讀左氏，而通公穀者，幾無人焉。史記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云春秋國語，蓋史公僅採此二書，無左氏傳也。遷向之書尚在，猶可考見一二，而張衡、譙周、司馬貞，反據左傳以攻史記，甚矣。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續經之傳曰，悼之四年，據史記魯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獲麟後五十餘年，在孔子時，且未卽位，何得遽稱其諡，夫左氏傳，不見於史記，或據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疑亦歆之所纂入。又十二諸侯年表中，稱與孔子同觀史記，論語又稱孔子與邱明同恥，是殆歆之彌縫周密，未可遽以爲實。後漢書儒林傳，李育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惜不得歆作僞之由，未達一間，無以塞賈逵等之口耳。要之左氏卽國語，本分國之書，上起穆王，本不釋經，與春秋不相涉，學者宜知所辨也。

春秋非僅
魯史之名
厥徵有五

春秋談 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韓
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元年春秋是
魯史之名，其惟春秋而已矣。何加魯字乎？既加魯字，則
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其徵一矣。戴
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春秋若
魯史之名，則魯之一字，非蛇足卽贅疣也。今言魯春秋，
則不專魯史之名，其徵二矣。墨子引周之春秋，燕之春
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言我見百國春秋，爲各國史
書通名，其徵三矣。國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
公使之教太子。晉語是晉之春秋也。又莊王問教太子之

法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聳善而抑惡焉，以

戒勸其心。

語楚

是楚之春秋也。春秋之爲各國史書之通

名，其徵四矣。汲冢瑣語，亦有晉春秋，記晉獻公十七年

事，則春秋之爲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五矣。汲冢瑣語，

又記太丁時事，自爲夏殷春秋。

劉子玄史通

則春秋且不特各

國史書之通名，而亦三代史冊之通名也。雖然，他書則

姑置焉。如春秋內外傳，其言如此，則內外傳不以春秋

爲魯史之名，而杜預奉左學，以左癖自稱，而言春秋者，

魯之史記之名也。開卷第一，背於左氏之學，則後之奉

左學者，豈可默而止乎？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本文
三傳有所
增益

春秋一也。孟子之言，似以春秋爲魯史之名矣。春秋非魯史之名，則孟子之言非乎？曰：何爲其然？孟子所舉，纔晉與楚，而晉楚史書亦自名春秋。司馬侯、申叔時之言，明白可徵。若其所謂乘與檣杙，特晉楚春秋之別名耳。或曰：夫子萬世帝王之師也，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其餘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疑夫子未必獨書，乃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

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意增損者有之矣。蓋公穀于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左于哀十六年所書者，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受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是知春秋古經，雖見於藝文志，而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爲正經而已耳。十二篇古經也之說，似難

春秋三傳
優劣得失
衆論昭然

援以爲據

春秋三傳之間，優劣得失，難逃公論。漢唐以來，學左氏者，以爲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不似公穀於春秋所有者解之，所無者未嘗言及。學公穀者，以爲公穀所解皆正經，其義真得孔子之意，較左氏爲尤密。此各以其所尊爲優劣，未爲定論。夫三傳者，各自有優劣，昔人謂左氏善於理，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此三傳之優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此三傳之劣也。優劣得失，於斯得其大概。

春秋註疏
傳解諸家
意見不同

春秋諸家註疏及傳解，亦有異同得失。曰昔何休註公羊傳，而雜引讖緯之詞，至其黜周王魯之說，亦無足取。又春秋公羊家舊說云：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不知春秋因史制經，皆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明王道，爲後世法，何必從夏。晁氏公武云：諸家之解，惟范甯最善，然自晉宋以來，爲義疏者，則有沈氏、蘇寬、劉炫等，沈氏於義理粗可，於經傳極博，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劉氏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探索鉤深，未能致遠。胡安國春秋傳，總三傳紛紜之說，而錄其似，彙諸家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斧鉞以備，然未盡

當於聖人之意，說者謂其爲一時進御之言，誠然也。蓋
意存獻納，不免激焉而偏，覈焉而深耳。程子之傳，朱子
謂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亦不爲決然之論，蓋畧
舉大義，不盡爲說，以入於鑿也。孫明復著發微，雖言簡
義該，而著諸大夫之功罪，不免於刻。蘇穎濱作集解，專
據左氏，但以事之傳，釋經之文而已。元明以來，別無創
作，而間能出己見以剖傳經，不戾於正者，金履祥、吳澂、
汪克寬、黃瀚、湛若水之外，不多得也。明時以張洽傳與
胡傳並行，而洽之傳今不顯焉，則亦未足爲盡善也。此
春秋諸家註疏及傳解異同得失之證也。

十三經考證下

五、三禮源流

一禮遭秦滅僅存三書
二周儀二禮疑非公旦
三臚舉衆說以證二禮
四后倉曲臺後為大戴
非五禮記一書粹

精者惟學庸
六通志藝文誌六家之注
七禮記共撰所聞非出一手
八三禮小戴獨行因詳於義
九禮十七篇

西漢皆以為全
十古禮雖存有不可行於今日
十一禮記四十六篇篇各有義

禮遭秦滅
僅存三書

禮有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儀二禮
疑非公旦

賈公彥疏，周禮儀禮，發源於一，禮有始終，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釋文序錄亦云，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然有可疑者，孔子心慕周公，周禮既為周公所

撰時至孔子言禮當有定則何以林放問禮之本孔子
答之以與奢寧儉言麻冕之禮曰今也純儉吾從衆言
拜下之禮曰雖違衆吾從下似禮至孔子尙無成例故
入太廟則每事問又史記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若周公
果有成禮又何必問且並不一引周公之言以垂示後
人何可據信爲周公之作熊朋來曰三禮如周禮大綱
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者不皆周公之舊可見談經
家雖多曰周公學者於此不可不審今姑將二禮之見
於各經者臚舉其名俾初學者知其敷佐而已
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同者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

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都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此七名者其卽今存之周禮乎未足憑也

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

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七處，五名，並存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

此七名者其卽今存之儀禮乎亦未足憑也

然其先未有儀

禮之名，張忠甫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

遂合而名之，說頗近理，蓋儀禮之名，始見於鄭康成傳也。夫儀禮既始見於康成，安見定爲周公所作，況儀禮有可疑者五。宋樂史云，馬融、鄭元，叙述周官，而不及儀禮。劉歆、班固，叙述藝文，而不及儀禮。聘禮記、待賓饗餼之數，不與周官掌客所載合。喪服皆講習問答之辭，似非周公語。其燕饗之禮，有公侯卿大夫，而無天子，皆可疑也。隋經籍志，漢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是爲周禮。又有古經出淹中，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是爲儀禮。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

后倉曲臺
後為大戴

是為禮記是三禮皆得自河間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為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康成受業於融因為之注而是書大行今所用者則本陳澔陳澔字雲柱江

西都昌人見元史類編集說也

漢書藝文志有后蒼曲臺記書記一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

臺后蒼九篇孝宣時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明堂陰陽記五篇授戴

德

禮記一書
粹精者惟
學庸

禮記一書
粹精者惟
學庸

古學記問曰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大學中
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
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
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位之甚者也月令一篇蔡
邕王肅以爲周公作陸德明以爲呂不韋作孔穎達以
爲呂不韋修鄭目錄亦以爲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
章禮家好事撮合之今考呂覽與此文正同又周無太
尉秦官有之而篇中乃命太尉秦以建亥爲歲首此於
戌月言來歲受朔日又周郊天迎氣用大裘乘玉輅而
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皆不合周法之證或謂呂不韋

死十五年，秦并天下，始以十月爲歲首，不韋焉得以十月爲正，又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造，又秦并天下，立郡縣，何得有諸侯，秦好兵毒民，何能布德行惠，不知秦漢以來，著書之家，多以先王遺說爲本，而雜取後世傳記，以示博麗，不獨呂氏春秋然也，不韋之爲此篇，亦祖述古來因時布政之制，而損益附會，欲自爲一代之典章，但秦不能行耳，以前代授時之書證之，自唐命羲和而後，夏則有小正，商則有王居，明堂禮，周有時訓，有月令，至秦而有呂氏春秋，今王居明堂禮佚，而諸書猶存，小正時訓，與此迥別，惟呂氏春秋，與此大同，南門，雉

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明堂乃魯用天子之禮樂，而兼虞夏商周之制，何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爲七百里，書以爲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以爲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倍，戾經違古，如此，故柳宗元嘗疑之，文獻通考許順之曰：人謂禮記爲漢儒說，恐不然，漢儒之最醇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醇者，莫如賢良三策，其中何嘗有禮記中一言乎？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此，想必古來流傳，得此文字。

通志藝文
誌六家之
注

禮記共撰
所聞非出
一手

禮記舊註六家，盧植、鄭元、王肅、孫炎、祭遵、庾蔚，困學記聞、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按六家注，俱見通志藝文畧，鄭、盧並二十卷，王、孫並三十卷，祭遵十二卷，庾氏畧解十卷。

孔穎達疏，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編，未能盡知所記之人。

又按胡致堂云，檀弓，曾子門人檀弓作，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又三年問荀卿所著。

三禮小戴
獨行因詳
於義

昔朱子欲推周禮儀禮為經，而以小戴為傳，乃宋時取士，亦有三禮諸科，然周禮儀禮不久旋罷，而小戴獨行，何也？蓋二禮詳於器，小戴詳於義，器者隨時變通，而義則百世不易，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故三禮以小戴為正，以上言三禮之大概。

禮十七篇
西漢皆以
為全

新學偽經考曰，按禮經十七篇，自西漢諸儒，無以為不全者，試設四證以明之，鄭玄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

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為五五傳弟子不言有闕史

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為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即與

高堂生不同傳授而同為十七篇無異說其證一小戴

詒記本以釋經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

尊於朝聘和於鄉射禮運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二御字或

皆鄉字之誤家語達之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正作鄉字樂記曰射鄉飲酒義曰孔子曰

接也仲尼燕居曰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昏義曰和於鄉射鄉飲酒義曰孔子曰

射以昏姻之禮屬夫婦以喪祭之禮屬父子以鄉飲酒

之禮屬君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

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大戴禮，禮察篇畧同，本命，又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爲九禮，賓主卽燕禮，食禮相見禮，軍旅則寓諸射禮，王制專主教民，故去朝聘爲冠昏喪祭卿相見六禮，凡戴記中八禮十七篇，皆已完具，證二，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旣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禮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一，二，三

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喪服通乎上下，當時先別爲傳，宜附於末，其序與禮運全合，與王制亦相合，劉向別錄，以喪祭六篇居後，而喪服移在士喪禮之前，則以其私見亂孔子之經矣，小戴次序益雜矣，疑子游傳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傳之大戴，此尤明確可據，證三，戴記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酒，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

有四制以釋喪服，無一篇出於十七篇之外者，以此證十七篇之禮，完具無闕，斷然明確矣。故西漢時無逸禮之說，劉歆修漢書，於是雜竄古文諸經，於藝文志，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中，然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俱無此事，或以爲多三十九篇，卽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五百餘篇之文，然史遷獻王傳無之，則獻王所輯之五百餘篇，亦不足信，所謂得自淹中者，不足據也。然爲歆僞說所惑者，咸以十七篇爲不備，而惜逸禮之不存，如朱子謂班固時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其他如王伯厚、吳草廬等儒，猶爲歆所惑，於是人人視十七篇爲殘缺不

完之書，豈知禮者哉。

古禮有不可行於今說。

采雪樵經解

古禮雖存
有不可行
於今日

讀書之法，蔑古者非，泥古者亦非，如禮記本先儒傳述舊聞，以為百代之經制者也，然其間所載，往往有用於古，不宜於今者，如郝氏敬所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歛之類，古用之，今未宜，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於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闊，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

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甗，無筭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喪服有等，不得不散，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之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同射，射中

禮記四十
六篇各
有義

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此四十九篇，大抵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曰竹簡脫爛，顛倒其序，根據無實，推夏殷異制，逃遁其辭，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而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者此也。郝氏此論，容有過當處，而記說之不可泥，早以十得六七，學者能本之以讀禮，自有得其是非之所在矣。

禮四十九卷，四十六篇，篇各有義，彙而存之，如左。

曲禮

吳氏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氏通言曲而當，皆同義。賈公彥疏曰：儀禮亦名曲禮，言曲者見行。

事有屈曲也此文是作
記者引舊禮經之語

檀弓

陸氏德明曰檀弓魯人孔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檀弓者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顯之劉氏彝曰篇首言子游疑其門人所記

王制

盧氏植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孔穎達曰鄭目錄云名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項氏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取於孟子言巡狩取虞書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取公羊朝聘取左傳

月令

德明曰此本月呂氏春秋後人刪合為此所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孔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月令者以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與周法不合

曾子問

德明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以其所問四字又引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學博而約者也若今人所謂博止是一片荒蕪愈成悠謬

文王世子

德明曰文王周文王昌也以記文王為世子之時之法王諡號標篇言可法也孔穎達曰鄭目錄云以記文王為世子之時之法王諡號標篇言可

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法繼之
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

禮運

子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朱子曰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陳氏濬曰疑子游門人所記篇首大同小康

禮器

義穎達曰鄭目錄云名者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郊特牲

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曰郊者祭天之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牲犢之義陸德明曰郊者祭天之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牲

內則

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內則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蓋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朱子曰此古學校教民之書蓋古經也中有曾子語

徒疑曾子之徒所記

玉藻

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特取首二字以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紉為之貫玉為飾案玉藻者特取首二字以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紉為

制禮少儀並屬

明堂位

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義疏案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迴別陳氏道祥曰明

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攷工記禮記家語

喪服小記

穎達曰鄭目錄云喪服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通論方氏慤曰哀之本在心

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此篇則以服為主故以服為言且為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

大傳

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吳氏澄曰儀禮經十七篇惟喪服一篇之經有傳此篇通用喪服傳之名而推廣之

少儀

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義疏案如朱子說則此篇本為幼儀而作但所記者

耳雜

學記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程子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學記最近道義疏案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始

教至有記問之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法察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法

樂記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與禮對舉而互言之也義疏案漢河間獻王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二十四卷成帝時王禹獻

入祕府其書遂亡此乃劉向校書所得與河間獻王所采絕不相同

雜記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方氏慤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而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

喪大記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謂為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也吳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斂之事

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祭法

穎達按鄭目錄云名為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之羣神之數朱子曰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吳澄曰法謂制之羣神

者故曰祭法

祭義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饗之義也亦此意吳氏澄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也

禮正經無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祭統

統猶本也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無所不貫之義祀之本也義疏曰統者無所不貫之義

經解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皇侃曰解者分析之名義疏古無六經漢儒因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始名之曰六經於是分

析其體教不同而為之解

哀公問

穎達案鄭目錄云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仲尼燕居

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

孔子閒居

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衰也退燕避人曰閒居

坊記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

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

中庸

陸氏德明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表記

孔案鄭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為詳故以表記名篇

緇衣

穎達案鄭曰錄云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陸氏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馮氏椅曰篇中多依倣聖賢之言其文有不純義有不足

者多矣

奔喪

孔案鄭曰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也義疏曰古人期功皆去官奔喪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

服問

孔案鄭曰錄云名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吳澄曰此篇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

閒傳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吳澄曰或曰閒當讀為閒置之閒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屬於喪服之

正傳者也

問喪

穎達曰此篇前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吳澄曰此篇前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

三年問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之喪天下之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朱氏申曰三年之喪天下之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

深衣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陳氏澹曰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濠故名深衣

投壺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陳澹曰此為大夫士投壺之禮然左傳載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

儒行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之所行也呂大臨曰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

大勝人之氣少容雍深厚之風有道者不為也謂為孔子之言殊可疑

大學

孔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朱子曰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

冠義

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成氏伯璵曰黃帝始象鳥獸之有冠角故制冠在首之上謂之元服

昏義

有穎達曰鄭目錄云名曰昏義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呂大臨曰

有父子道有父子始也然後有君臣

鄉飲酒義

禮尊賢養老之義呂大臨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

亦酒杖者出斯出之矣

射義

大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取士之義呂氏

之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

燕義

記穎達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

聘義

穎達案鄭目錄云以其記諸侯之國

喪服四制

穎達案鄭目錄云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以上錄禮記義疏而節其梗概如此

十三經考證下

六、爾雅源流

一爾雅興於中古而隆於漢代二爾雅孔徒所纂為詩書襟帶三爾雅通貫諸家為九流津涉四爾雅註者

紛紛惟郭氏尙存五廣雅小爾雅外有埤雅駢雅與今爾雅說文二書實相為表裏七毛公訓詁取爾雅與今

本有異同八釋詁非出一手豈周孔之遺九爾雅釋訓一篇釋詩之訓詁而文各異

爾雅興於
中古隆於
漢代

爾雅一書不知始於何時何時入經他經並無引證無

可稽考惟漢書藝文志云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今

書惟十九篇所缺何篇因何而缺皆無明文可據晴江

翟氏曰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

邢氏強為之說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

釋樂相隨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按此說

甚有理可取，志初不著撰人姓名，郭樸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而已。至唐陸氏釋文始謂釋詁一篇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

廣雅十卷張揖撰其書因爾雅

舊目採漢儒箋註等書以補所未備隋曹憲為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二名並稱實一書也

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

著爾雅一書以釋其義，今所傳二篇，或言為仲尼所作，或言子夏叔孫通所增益，梁簡文帝所補，皆解家所說。師承授受，疑莫能明。至爾雅之名始見於大戴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政矣，是也。然此所謂爾雅是否或謂爾雅之名顯於豹鼠，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爾雅

爾雅孔徒
所纂為詩
書襟帶

爾雅通貫
諸家為九
流津涉

賜絹百疋，文選註引竇氏家傳，為竇攸。漢世祖時人世祖詔諸侯弟子，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而爾雅則由此而彰顯。劉勰練字篇云：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是本於漢儒之舊說。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是爾雅在漢初嘗置博士矣。

郭景純爾雅序曰：誠九流之津涉。

漢書藝文志有儒家者流，名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

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

又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征，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蠡出竝作，有此書而九流之多，可以通九河。

之廣可以渡，故曰津涉。

註爾雅者，紛紛不一，郭註引謝氏之說，考序錄

序錄唐陸德明著

爾雅註者紛紛惟郭氏尙存

有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在郭氏之後，是郭註所引謝氏，究莫名其為何人，今所傳郭氏註，句多脫落，或後人取謝嶠之說，溷入郭註歟。然諸家之註，散見諸書者，俱無完本，今惟郭氏尙存。夫爾雅，解經之書也，其所引多詩經離騷之辭，所用之字，往往有他書所不經見者，且方言土物，稱謂各殊，郭璞為河東聞喜人，其所註者，不知何所根據，後人無可考證，孰從而知其然否，至其掛漏錯誤之處，有可見者，困學紀聞曰：韓詩、蒯、彼、甫

田、筠、卓也。爾雅：卓，大也。郭云：未聞，豈未見韓詩耶？知新錄：爾雅，楷，直也。古人以覺爲楷。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楷德行，註未引，是其掛漏處也。又釋言篇：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爲郵。如詩不知其郵，王制：郵罰麗於事，國語：夫郵而效之，家語：投之無郵，是郵與尤古字通，其錯誤處也。卽此以觀，其所註者，庸無違謬處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爾雅何獨不然？

爾雅注毛鄭異文，郭景純注爾雅，承用漢人舊義，如犍爲舍人、李巡、樊光等徵引詩經，三家爲多，其文往往與

毛氏不同，而義亦有異。今考其文之顯異者，列爾雅於上，以毛鄭證之。其義之同異亦附著焉。若郭注但云見詩，而經無明文者，不錄。釋詁：權輿始也。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而宅詩權輿曰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權輿始也。嘏，大也。注引湯孫奏嘏，而那曰湯孫奏假，假，大也。箋云：假，升也。幠，有也。注引遂幠大東，而闕宮曰：遂荒大東，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此類是也。

至小爾雅一卷，世稱孔鮒撰。陳直齋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當時好事者，抄出爲之。餘詳子類孔叢子，爾雅正

廣雅小爾
雅外有埤
雅駢雅

爾雅說文
二書相爲
表裏

義。宋邢昺疏，鄭樵作爾雅註三卷，埤雅二十卷，宋陸佃撰其所釋者，皆因名物以求訓詁，因而旁通於經義，大旨本王安石說，不免穿鑿，而引據博洽，精確者，自不可廢。爾雅翼三十二卷，宋羅願撰，分草木鳥獸蟲魚六類，大致與埤雅相類，而精確過之。駢雅七卷，明朱謀瑋撰，皆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凡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爲一，駢異爲同，故謂之駢雅。爾雅一書，大抵與說文相表裏，經義叢鈔曰：小學之書，蒼雅竝稱，蒼卽蒼頡篇，雅卽爾雅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變其體例者也。夫

爾雅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欲知其同，先辨其異，蓋爾雅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旁依附，宜溯其原，義則輾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爾雅所訓，則借義爲多。

毛公訓詁
取爾雅與
今本有異
同

或謂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不知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草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詩猶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

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沂游，自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楫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毛公文，後人取以入爾雅，如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皆毛公之文，後人取以入爾雅，疑梁文之徒爲

之耳

釋詁非出一手豈盡周孔之遺

爾雅釋訓一篇釋詩之訓詁而文各異

爾雅釋詁，有同文複出者，如釋地有鵙鵙，釋鳥又有鵙鵙，如此之類，知非纂自一手，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不無依託之詞，難盡據焉。

漢初傳爾雅者，皆今文之學，故與毛詩不同。後世三家既亡，爾雅之文，不可盡考。今審其音義相同，或別見他書者，列爾雅於上，以毛詩證之。釋雅正以訓詩也。爾雅便便辯也。此釋詩采菽平平左右也。詩釋文曰：平平，韓詩作便便，靡靡和也。此釋思齊雍雍在宮也。恹恹戒也。此釋抑抑子孫繩繩也。僬僬懼也。此釋鷓鴣予維音曉

曉也。洸洸武也。此釋江漢武夫洸洸也。釋文曰。舍人本作橫。音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潢潢。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璜璜皆橫橫之訛。此類是也。

此篇文字因年代久远，已严重模糊，无法辨识。其内容可能涉及修身养性或医学养生之道。

十三經考證下

七、孝經源流

見一孝經係孔子為曾子傳孝道之書宋儒疑偽二引證羣書

引八章為定以四曾子之孝經喻父母於道與女誠皆小學七章必

經自漢迄宋齊無今之章名八鄭注章名恐梁陳人之所加九注孝經之鄭氏非康成

孝經係孔子為曾子傳孝道之書宋儒疑偽

孝經一書漢書志云孔子為曾子傳孝道也孝經鉤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曾參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但不知果孔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於何時宋人極疑其偽故朱子曾刪改之至元吳澄又刪改之得毋非聖經乎舊謂孝經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

謂孔子口授曾子，俱無此事，此仍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然其間有今文古文之分，並有謂今文真而古文僞者，據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此古文也，孔安國所傳者也，孝經一篇，卽今文也，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所受者也，但不叙今文所出之故，惟古文則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故曰古文，及隋書經籍志，始云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

引證羣書
見孝經非
孔子所作

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祕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叙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其來歷不過如此，孰從而辨其真僞，以上說節經解續編。

家語謂曾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作孝經。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隋經籍志，孔子次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觀此諸說，似俱指爲孔子作，然姚首源僞書考曰，篇首云仲尼居，便非自作矣。又論語曾子曰，吾

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向稱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授以孝經，則此二語，曾子親述其聞者，何以反見遺乎？又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今諫爭章云：父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於父，從父之令，焉得爲孝，又何其徑直而且傷於激也，其言絕不倫類，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此深合天理人情之言，使此爲孔子言，孟子豈與之相異如是耶？觀此則孝經非孔子作，固不待言而可見。

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與析出三章，合二十二章，孔安

以十八章
爲定

曾子之孝
喻父母於
道

國爲之傳，至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今所行者，古吳陳仁錫明所註釋也。今之孝者，動謂能順，不知順非孝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使父母立於無過之地，乃謂之孝，不能諫之，又從而順之，是重父母之過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大，事父母何獨不然？曾子答公明儀之問曰：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又曰：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可見曾子之所謂孝，非今人之所謂孝也。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之以孝見稱者，下焉而已耳。觀大戴禮所記，與今孝經，微有不同，然其言孝，理多可採。

處當取而記之

孝經每說一章必引經數語以為證

孝經弟子職篇與女誠皆小學

邢疏謂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叙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字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諸章皆引詩，天子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憑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義相契，故引為證也。困學紀聞，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今案弟子職篇見於管子，文獻通考，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女誡一卷，俗號女

孝經，漳州教授張時舉，嘗與弟子職等合為一篇，皆小學也。

孝經自漢迄宋齊無今之章名

孝經談 南史王儉傳，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今所謂開宗明義，稱為仲尼居，今所謂事君章，稱為君子之事，上自漢至宋齊，孝經無今之章名，昭然明白矣。

鄭注章名恐梁陳人之所加

梁皇甫侃作孝經義疏，始題自天子至庶人章名，見於邢昺疏中，其他不知何人所加也，邢疏云，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荀昶集錄及諸

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甫侃標其目，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追遠而爲之者？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請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明王禕孝經集說序，據此云：玄宗自爲之注，用十八章爲正，至是用諸臣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是以他章名爲玄宗所加，未審邢疏之文也。今鄭注皆有章名，且其下有注，則恐梁陳之人所加與，然而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已。

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儀徵阮福孝經義疏曰：福案孝經，相

注孝經之
鄭氏非康
成

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旣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裔孫。此二事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兗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後元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燕豫之域，遂博稽六藝，租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

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據此，康成家舊貧，而幼去廝役之吏，自游學始爲通儒。其先世固無講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指他人，更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戒益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益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

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孝經十八章內，自天子至於庶人，凡有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言敬者二十二，如敬父敬兄敬君等是也。孝經一書，最重敬字。

故言敬較多，則法也。孝經言則字凡四見，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曰，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周人最重之，譬如繩尺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矣。林有壬按魏文侯有孝經傳，見蔡邕明堂論。春秋孝經相輔，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

十三經考證下

八、論語源流

一釋論語意義及齊魯之說
二齊魯二論傳者各有專家
三古論與古尚書同出而論語先有齊魯可據
四注論

語者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
五古論分章與魯論有同異
六解論語者有以己意付度
七論語一書為五經之

館鏤八論語所記多孔子七十以後之語
九古文與齊
魯今文多異不可偏執
十今論篇數則魯章句文字三論

溷淆十一古論齊論有特異之篇名
十二鄭元之注混
三論證諸說以明之
十三論語親切有味為師傳友授之

書十四記論語者孔門不一其人
十五史記孔子
世家弟子列傳多誤
十六孔安國論語注後人疑之

釋論語意
義及齊魯
之說

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夫子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齊論語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顏師古曰：傳，解說論語

齊魯二論
傳者各有
專家

古論與古
尚書同出
而論語先
有齊魯可
據

意者，此即後儒所云，傳注之傳，邢氏謂張禹以上，說論語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注。

邢疏，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也，更有古論語者，孔氏壁中之所出也，傳齊論者，王吉、朱畸、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吉名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行於世，古論語，孔安國為傳，馬融注之。

古論語二十一篇，出孔壁中，論語詳解曰，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贗，而論語先有齊魯可據，故得免

魚目之憂

註論語者
惟鄭元何
晏立於國
學

古論分章
與魯論有
同異

解論語者
有以己意
付度處

隋經籍志，漢末鄭元，以張禹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而何鄭並行。

讀書叢錄，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按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不與班志同者，當是俗間改本，堯曰二章，不知命，釋文，魯論無此章，據何晏序古論，亦當無此章。

國朝乾隆時人袁枚曰，論語一書，皆與人議論之語，記

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畧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回、司馬牛、樊遲，問仁，子路、子貢、仲弓，問政，其答之均不同，蓋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者統括問辭，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亦豈有言無枝葉，突舉一字以相問者，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之言之，蓋如今之論史然，夫子如其問而定之，其他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犁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畧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於是

史記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粗鄙近利，皆以意爲之，未可以爲典要。

節竹柏山房

論語一書
爲五經之
館鑄

東塾讀書記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恒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尙書一書，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

之年，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孟子曰臣弑其君孔子懼作春秋

經學之要，論語

中皆已言之，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鎔鑄也。

此趙邠卿孟子題辭語

又曰，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

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

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為一章，何

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

解春集，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

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載，而反乎魯，其為七

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焉多，

論語所記多孔子七十以後之語

古文與齊
魯今文多
異不可偏
執

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證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淡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則其不能知遠，斷可知也。古文與齊魯今文多異者，試畧言之，如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若貧而樂，古論語而衆星共之，魯論語而衆星拱之，古論語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魯論語

無此章，魯論語衛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

行，古論語無此章之類是也。可見古今文不可偏執，擇

善而從，為後世法，惟康成一入而已。節經義雜記又今所傳論

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知人也，釋文無人字，奚其為

為政下，釋文有也字之類是也。節羣經識小

論語談 今之論語，世人以為魯論者，未盡也，蓋篇數

二十，則魯也，其章句文字，則三論溷淆，張禹混合齊魯，

鄭玄混合三論，何晏作集解，經文因注文而移焉，哀公

問社，用安國注，是古論之文也，而齊魯則作問主。邢何

今論篇數則魯章句文字三論溷淆

經學不厭精

古論齊論
有特異之
篇名

鄭元之注
混三論證
諸說以明
之

休注公羊年文二杜預解左傳皆從之蔬食菜羹瓜亦用安

國注是古論之文而魯則以瓜作必文釋堯曰不知命一

章齊論有之而魯論無之上同然則今之論語篇數則魯

也其章句文字則三論溷淆豈不信乎

古論有兩子張藝文志何晏序皆言如此而如淳特言

篇名曰從政藝文志注一篇兩名豈不奇乎齊論問王知道古

來皆言如此而朱彝尊特言問王問王之誤經義考是亦奇

矣

上言貧而樂道皇疏本古論之文也安國之注可徵矣范史

從之東平王蒼傳本貧而樂邢疏本齊魯之文也鄭立之注可徵矣原

憲貧而樂道，家語老萊子貧而能學，戴大二本之義全全，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本朝舊本古論之文也，故鄭玄注，孔

子下，下堂也，文釋鄭玄混三論，故知是古文也，莊子，孔子

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人間世曰古論，蓋戰國舊本也，歌而

過孔子，齊魯之文也，故包咸注，孔子下，下車也，包咸學

張侯論，張侯論混齊魯，故知是齊魯之文也。

程子遺書，伊川曰，論語是聖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

是見得聖人處，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

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朱子語錄

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其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

論語親切有味為師
傳友授之書

處

黃庭堅山谷集曰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暴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魏了翁鶴山集曰此

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文心會氣盛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為一時師傳而友授文心雕龍曰昔

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

名始於此矣

記論語者
孔門不一
其人

胡寅論語詳解曰自吾道一貫以下十章疑皆曾子門

人所記又公冶長篇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先進篇記閔

子言行者四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

疑原憲所記

司馬遷為孔子作世家為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

其事迹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

史記孔子
世家弟子
列傳多誤

且死案春秋經仲孫貜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史記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及其將死也之文，而誤會云，繇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丘，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記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之文，而謬說誅亂政者，少正卯，孔子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甯氏蓋滅已久，牢曰子云，爲太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

稱子，卽禮僂南蠻，雖大曰子，非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據論語本曰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氏子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呼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闕止字子我，遭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

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戮其相，子張學于祿，易爲問干祿，未允，有子似夫子，增作狀似孔子，非是，費季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則謬增郈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強符七十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於此似未加深考。

孔安國論語注後人疑之

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與此正同，愚案孔注論語，又傳尙書，今此文明載尙書湯誥，而反云墨

子引書若此，此後儒所以疑古文尚書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集解中，仍引安國之說。後之疑古文尚書傳，所由併疑論語注。

十三經考證下

九、學庸源流

一篇學庸俱載禮經至宋時而始顯二大學有今本古本之分

貫之旨若合符節見朱子學庸章句五大學一書與忠恕一

分大學經傳後儒非之八孔曾思孟為道統之傳九西漢

序本與原本間有不同以大學為非曾氏之書十二今大學章

四朱子大學章句已精猶有文字闕失之憾十五家語後序

中庸言道孔子而下未有似之者十八中庸成於子思傳孔

子心法十九中庸或經他賢撰述子思綜而成之二十中

四書聚考大學者小戴禮記中之四十二篇也唐以前

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

學庸俱載禮經至宋時而始顯

供辰等，至程朱大儒出，乃取以配中庸論孟，中庸亦小戴禮記中三十一篇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之後，仁宗亦以賜新第王堯臣等，雖中庸單行已久，而大學實自宋表章之也，其先無分傳十章與三十三章之目，程朱抽出另訂，而序其錯簡，補其殘缺，次其章句，而二書遂與論孟並重矣。

大學有今本古本之分，篇次不同。

大學有今本古本之分，古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下卽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瞻彼淇澳二節，次克明德，次湯之盤銘一章，次邦畿千里三節，次聽訟二節，次所謂修身

中庸亦有古本無分章而以子曰為限

學庸作於曾子子思見朱子學庸章句

一章次所謂齊家一章次所謂治國一章次所謂平天下至末與今本次序不同

中庸亦有古本四書賸言古中庸無分章其見於義疏者則概以子曰為限如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子曰吾說夏禮則合王天下有三重焉類

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朱子大學章句序云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孔門之徒蓋莫不

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又中庸章句序云：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是朱子以學庸為曾子子思所作無疑也。學庸之首，皆有子程子曰四字，或謂既程子矣，曷又子之，且明道伊川乎？何不標明，出此四字，似不能解。然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子沈子，何休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所記故也。朱子自以為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則曰伊川，後見其兄弟

大學一書
與忠恕一
貫之旨若
合符節

皇朝本
中書一書

學術相同，言辭相合，乃去明道伊川字面，總以程子稱之。迄今讀近思錄者可知。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大學一書與忠恕一貫之旨，若合符節。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

中庸一書
為帝治聖
學所本

忠恕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此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朱子以為曾氏之書，據此可信。而天下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中庸

朱子分大
學經傳後
儒非之

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作中庸，與易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爲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

大學談 晦庵先生分大學經傳，以爲經曾子之作，傳曾子門人之作，皆無稽之說也。夫舉綱要於前，而餘細

論非之
朱子代大

孔曾思孟
為道統之
傳

義於後，古文之常也，何分經傳乎？故陸深、李、袁、羅、汝芳、
陳文、樊、良、樞、朱、彝、尊，皆辨駁朱說矣。

孔穎達曰：中庸是子思，汲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
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
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禮記正義是在唐

初，既不能知戴記諸篇之作者，晦庵生乎千載之下，忽
然言之，豈不令人可疑？或者晦庵之意，以孔曾思孟為
道統之傳，論孔子之書也，庸、子思之書也，孟、孟子之書
也，特曾子無書，而孝經是曾子之書，然而不合其家傳，
故以此篇為曾子之書，而道統之書具焉，是晦庵之意

也。

程子經說曰，大學孔氏之遺書，案大學久忘作者姓名，程子定爲孔氏遺書，言孔氏不必定屬孔子自作，如六經皆經孔子贊刪修定，以授弟子，則皆孔氏遺書也，說較確當，其餘有可互相發明者，如朱子文集癸未垂拱奏劄曰，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

收求於殘
篇斷簡之
中

大學一篇
其原出於
放勳之序

元許益之
以大學為
非曾氏之
書

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曰，問檀弓、樂記、表記、大學、中庸，何以謂之禮書，對曰，諸儒蓋自漢興，搜求於殘篇斷簡之中，初莫詳其作者姓名，因紀錄以成編爾，又劉宗周大學古記曰，大學為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王柏書疑曰，堯典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元許謙讀四書叢說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下順逆二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是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觀三在字，及古之二字可見，案大學為曾氏書，實首創於朱子，其端緒，則由於柳州之說論

語也。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知是曾子門人所成，而樊
氏良樞卽以有此三字疑之，觀其四書辨證曰：朱子遽
稱大學爲曾子書，似與程子之說不合，觀誠意章別引
曾子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知也。

今大學章句本與原本間有不同

大學次第原本與今章句本微有不同，如此爲知本，下
接所謂修身是也，自所謂修身之下，文次悉與今章句
本同，惟齊家章，辟字作譬，治國章，帥字作率，平天下章，
矩字作拒，他字作它。

石經大學論者皆以爲僞

石經大學論者皆以爲僞，陸元輔菊隱紀聞曰：石經大
學，子貢詩傳等書，皆豐坊僞撰，而當時名公多爲所惑。

朱子大學章句已精猶有文字闕失之憾

如鄭端簡、石經大學次第、郭青螺、李本寧、刻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經義考曰、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顧端文公乃亦收之、入大學通考中、鄒氏德溥、大學宗釋、劉氏宗周、大學參疑、皆誤信石經爲真、吁、可怪也、今之大學、是改本、黃氏日抄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之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於工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之憾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爾、首章三綱領、下卽繼以欲明明

家語後序
中庸四十
九篇疑偽

德以下條目，此經也。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接此謂知本，又自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接此謂知之至也。正釋致知格物，不待別補。

中庸談 孔子家語後序，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

嘗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孔叢子，宋樂朔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謂孔子也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中庸一篇之書，文意完全，無復餘蘊，譬之全甌，無一傷缺矣。豈有四

中庸篇簡
雖長前後
相應

中庸篇簡
雖長前後
相應

十餘篇之多乎，且子思子唯二十三篇，而中庸一書，豈有四十餘篇之多乎，是皆誇大之言，其偽昭然，蓋家語後序，孔叢子，安國尚書傳，均為魏晉間王肅學徒偽作，故其言往往相符，而其誤亦往往相同，不可不辨也。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按中庸說，不知何書，然恐今之中庸矣，顏氏之言是也，中庸一篇，編簡頗長，或分哀公問政以下，為上下二篇歟，果然，則中庸別行，漢代已然，夫中庸一篇，文理貫通，前後照應，或以編簡之長，分為二篇，理或有之，其為別書者，愚惑之甚，其開卷性道教，下篇

應之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不睹不聞、結尾應之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曰、慎獨、爲下篇論誠之張本、大學荀子、亦皆論誠、而及慎獨、是明徵也、曰、父母其順矣乎、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下篇應之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曰、莫顯乎微、曰、夫微之顯、曰、辟如行遠、必自邇、結末應之曰、知遠之邇、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下文應之云、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照應如此、然而不辨者之分爲別書、豈不愚

惑之甚乎

中庸言道
孔子而下
未有似之
者

中庸成於
子思傳孔
子心法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
以昭明聖祖之德賈同山東野語錄曰今禮記中庸之
篇存者子思之述也其言道則孔子而下未有似之者
也宋史道學傳張載曰中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程伊川經說曰中庸之書是孔子傳授心法成於子思
傳於孟子然今觀孟子七篇中無一語道及中庸者傳
於孟子之言似未的雖其用意有相同處則是聖賢傳
道大源未可泥視此說故後孟子篇另為附識不入正
文閱者察之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

中庸或經
他賢撰述
子思綜而
成之

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楊時中庸義自序曰：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
之傳，有是書而已。

朱子文集曰：子思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
而懼其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
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是書，此皆可爲子思作
中庸之證。條說甚多，不能備錄。竊謂子思及侍孔子，年
幼日淺，深粹之旨，必有聖門高弟，如顏曾之賢，畧爲撰
述。子思學既成，得其傳本，慮其言簡義奧，有非中人所
可共語者，因以己所親聞及遞聞之師友者，參諸己意，

經學不厭精

廣爲推證，務使天下後世咸知聖人微妙極至之境，以綜爲此書，理或然歟。

明王禕字子充叢錄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

中庸分三十三章上
下二篇合朱子之旨

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知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下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則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齊王氏蓋主此說云。

十三經考證下

十、孟子源流

一七篇筆勢貫串不同綴輯
三孟子之書多與孔子同意
二孟子先入子類後升為經
四高宗石經可補唐代石

經之闕
文志孟子十一篇疑十一七字之誤
五孟子私淑諸人疑受業子思之說非是
六藝

止韓昌黎故亂其說
集註援引諸書不無誤處
八

七篇筆勢貫串不同綴輯

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以儒道游歷諸侯，思濟斯民，然

時君終莫能聽其說，退而論集，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

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按陳士元孟子雜記云七篇二百六十六章實有三萬五千四百

一十字趙蓋誤算也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亦云，

此書孟子作也，應邵風俗通亦同，至韓昌黎答張籍書

乃云、孟子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所言耳、朱子集註序說、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悉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注、又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子、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文獻通考、據晁公武之說、又謂孟子之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孟子所見諸侯、不應皆先孟子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

孟子先入
子類後升
爲經

追爲之明矣。晁說似甚明確，然安知非孟子卒後，門人叙定其書，乃加諡乎？亦難以此證七篇非孟子自著也。學者不可不知。

至孟子之書，其先入於子類，後升爲經。觀文獻通考，秦焚經籍，孟子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前漢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可證。宋陳直齋孫振書錄解

題，始以論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論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

孟子之書
多與孔子
同意

讀書記云、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此外引孔子言孔子事可證史記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前漢藝文志曰、孔子沒、而微言絕、要之孟子之書、多與孔子同意、趙氏題辭曰、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答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孟子、孟子曰、焉能使予不遇、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困學紀聞、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高宗石經
可補唐代
石經之闕

拜經日記、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可補唐開成石刻之

高宗石經
可補唐代
石經之闕

孟子私淑
諸人疑受
業子思之
說非是

闕嘗取石本與今板本對勘，可據是正者頗多，為畧舉

之，如梁惠王下，今之樂與由古之樂也，百姓聞王鍾鐘

鼓之聲，文王事混昆夷，召大太師曰，古公亶甫，父倓倓

我后，鄒與魯闕闕公孫丑上，自有今無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公孫丑曰，兗年飢歲歲饑滕文公上，其命惟維

新，井地不鈞均許子必織布，然而後衣乎，有大人之事，

有小民人之事，長幼有叙序狐狸狸食之，萬章下，非王

公尊賢也，今作非王公孔子奚取焉哉，今無如此類者，可隅

反，

孟子談，司馬遷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列女傳，趙

經學不厭精 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十章 一百六十五

氏注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學於子思二說亦異孟子言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三書之言恐非

孔叢子魏

晉贗書晦庵云今書孔傳并序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又云孔叢子詞氣卑近不似東漢人作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疑十一七字之誤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合外篇四篇而數之漢儒引孟子

多佚於今之孟子者則是皆外篇之言乎荀子所引三

見齊王亦今書無之則是外篇所載乎然外篇之言趙

岐疑其駁雜則胡元瑞所謂十一七字之誤者叢筆或近

是乎

史記列傳曰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去齊

七篇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

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朱子語錄曰，孟子疑自著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文集董叔重問曰，孟子之書，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

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畧加刪定也。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是答之，恐未是。朱子曰：或恐是如此，閤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爲孟子自作，止

韓昌黎故亂其說。

昌黎文集答張籍書曰：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莫妙於

朱子觀七篇筆勢，知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曰：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以上畧言經爲孟子自作之證，惟董叔重問朱子，有

集註援引
諸書不無
誤處

或其徒所記，而孟子刪定之說，閻氏有門人叙定，追加諸侯之諡之說，爲小不同，竊以閻氏之說爲允，蓋旣無悖於七篇勢之言，亦無礙於諸侯稱諡之故也。今之讀本皆集註也，然其援引，不無誤處，如石邱，集註止云石邱地名，趙氏註宋輕宋人，叅以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鉞註，鉞與輕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正合，孫奭疏遂云石邱，宋國地也，蓋宋輕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子遊宋，適相值於石邱之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註云，說齊宣王，劉向曰，與宋鉞俱遊稷下，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荀子，宋子有見於少，無

見於多，註宋子名鉞，與孟子同時，即見漢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獨怪所引莊子書，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本，接以此周行天下一句，為集註刪存上說下教語，不若刪上說下教，接以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為尤合云，即此以例其餘，可知集註援引，不能無誤。

附識

施德操孟子發題曰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
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楊時餘杭語錄曰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其爲所傳也歟四書纂疏曰謂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者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謂性也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充類仁義之心乃致和道也外書人不可以不知天章即中庸之思知人不足以見淵源所自六經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一章其義悉本中庸似不足以見淵源所自六經實與論曰中庸之書雖出自子思其實孔子之遺書也七篇之道雖出於孟子其

柏山
房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故君子必先其心，而後其氣，而後其力，而後其知。心者，身之主也，而神明居之。氣者，心之充也，而血脈通之。力者，氣之聚也，而筋骨強之。知者，力之明也，而事理達之。此四者，皆學之所由也。然學之有本，有末，有方，有術。本者，心也；末者，事也；方者，義也；術者，禮也。心者，身之寶也，不可不慎也。事者，身之務也，不可不修也。義者，身之節也，不可不守也。禮者，身之文也，不可不飾也。此四者，皆學之所由也。然學之有本，有末，有方，有術。本者，心也；末者，事也；方者，義也；術者，禮也。心者，身之寶也，不可不慎也。事者，身之務也，不可不修也。義者，身之節也，不可不守也。禮者，身之文也，不可不飾也。

十三經考證下

十一、經書善本

讀書不知要領，為徒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亦事倍而功半，何以使弇陋者擴其見聞，汎濫者知所流別，今為條而計之，俾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

十三經注疏

共四百十六卷 書局覆刻殿本

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本 阮文達公元刻附校勘記本

同治十年廣州明北監本明毛

晉汲古閣本校勘處旁有一

阮本最有益於學者凡有關於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此

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

毛詩正義七十

卷、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正義、周禮注疏四

十二卷、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五十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禮記正義六十三卷、漢鄭

元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晉杜

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

卷、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

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孝經注疏九卷、唐元

宗御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

解、宋邢昺疏、孟子注疏十四卷、漢趙岐注、舊題宋

孫奭疏、爾雅注疏十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毛詩儀禮孝經

皆依疏
分卷

永懷堂古注十三經

明金蟠葛鼎同刻本今江南書局補足印行又杭
州局刻本諸經注即明李元陽刻注疏本孝經題

漢鄭氏注實
是唐元宗注

稽古樓單注巾箱本十三經

星子干氏刻本皆古注論
語併刻朱子毛詩間采孔疏

相臺岳氏本古注五經

宋岳珂校刻明繙刻宋本武英殿繙刻本附
考證江南繙刻本貴陽繙刻本廣州繙刻

本成都
繙刻本

易九卷王韓注附畧例一卷

書十三卷孔傳詩二

十卷毛傳鄭箋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杜集解禮

記二十卷鄭注

明監本宋元人注五經

明經廠本揚州鮑氏刻本武昌南昌萬氏刻本
江甯局本崇道堂本武昌局本通行杜氏

巾箱六經
單注本

易宋朱子本義、宋程子傳、書宋蔡沈集傳六卷、

詩朱子集傳、春秋舊用宋胡安國傳、乾隆間廢改、

用左傳杜注、江寧本左傳有姚培謙補注鮑本合刻三傳附春秋傳說彙纂禮記元陳澧集說、

崇道堂本兼
錄御案

新刻五經、江寧本最善

四書章句集注十九卷、明經廠大字本揚州鮑刻本皆合五經刻、南昌

以上正經正注合刻本、正注乃欽定頒發學官者考試四書文遵之

易

仿宋本周易本義十二卷、曹寅揚州詩局刻本武英殿重刻宋大字本另有寶應劉氏校刻本附宋

呂祖謙
音訓

御纂周易折中

公羊傳十一卷

本朝士

書

書傳音釋六卷附書序

蔡傳宋鄒季友音釋高均
儒校吳氏望三益齋本

欽定書經備說彙纂

詩

毛鄭詩三十卷

詩譜一卷毛詩音義三卷
瀆周氏校刻本嘉慶甲子木

詩輯三十六卷

宋嚴粲撰

詩經精華八卷

薛嘉穎悟村撰按
悟村本朝閩人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經學不厭精

十三經考證卷下

第十一章

一百七十一

毛詩品物圖考

岡元鳳撰

禮

福禮堂周禮注十二卷

周氏刻本 閣重刻本

張青選清芬 鄭注附釋文

影宋嚴州單注本儀禮十七卷附校錄一卷

士禮居校本 武昌局緝

黃本 鄭注

惠校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惠棟依宋本校 和氏刻本

欽定三禮義疏

周官禮記儀

春秋傳

影宋單注本公羊傳十一卷

注士鍾刻 本何注

武昌局刻穀梁單注大字本

注古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孝經

武昌局刻單注大字本注古

爾雅

附釋文爾雅單注本十卷清芬閣校郭注

武昌局刻單注大字本注古

四子書

繙刻宋淳祐大字本四書集注國朝刻本

璜川吳氏仿宋本四書集注附考吳志忠校嘉慶辛未刻本

校宋本孟子趙注十四卷孫奭音義二卷孔繼涵刻微波榭遺書本

以上正經正注分刻本

諸經讀本附

古香齋袖珍五經四書康熙間內府刻無注春秋無傳

秦氏巾箱本九經秦鑿刻周禮春秋左傳孝經易書詩孟子禮記

計樹園十一經讀本全文無注直音依殿本注疏勝於旁訓惟公穀無

傳之經文未錄

春秋四傳合刻本三十八卷左公編穀胡元

周禮讀本袁懋校刻本

得齋校本周官禮注殷盤校刻本宋鄭注

周官精義連斗山者初學止可讀此不能得

儀禮章句

吳廷華編錄 乾隆丁丑嘉慶丙辰兩刻本 極善

儀禮易讀

馬之駒便於初學

左傳讀本

道光間 貴陽官本 敕撰殿本 清河官本

以上皆正經正注讀本，此外研究經學，為近今最

大極博之書，則莫如

皇清經解

阮元學海堂本 共一百八十八種 一千四百卷 撰者七十三人

皇清經解續編

王先謙南菁書院本 共二百九種 一千四百三十九卷 撰者八十七人 正續統核撰者共一百六十八人 三十九種

二書之於經學，洵稱美備，惟卷帙繁重，寒士藏度非易，近有石印，較為間便。

通志堂經解

廣州書局重刻本 多宋元人書 古書僅子夏易傳陸德明經典釋文成伯璵毛詩指說三種 而不及小學

古經解彙函

附小學彙函 菊坡精舍本鍾謙鈞重刊凡四庫著錄唐以前經部書而通志堂未刻者盡刻之

此外每經之屬類書極繁，然多有收入經解中者，

非為初學亟亟之書，茲不備錄。

康熙字典

道光七年重刻本

經籍纂詁

阮元撰刻此書大旨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叙布列若網在綱俾窮經之彥有所遵循誠足以嘉惠來學不當僅以

小學目之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咸豐元年進呈此書以直說文轉注假借之隱略以稽羣經子史用字之通融題曰說文表所宗也

曰通訓發明轉注假借之例也曰定聲證廣韻今韻之非古而導其源也

以上三者為經學至要之書，蓋讀書必先識字，而後能通經，必知訓詁，而後明義理，必解古韻，而後

通六書，三者相因，不可偏失。至於玉篇、廣韻等書，俱入經解，無庸贅述。

竹柏山房

閩中林春溥家刻畧
見卷上五十五頁

新學僞經考

南海康長素撰刊大旨謂劉歆
布行諸經爲僞亂聖制之始

以上二書，崇論宏議，多可採處，爲留心古學者之一助。僞經考，容有過當處，有識者別之。竹柏山房，援引賅博，或嫌繁劇，然其考校之功，自非淺嘗者所及。夫通經固不易言也，即使胸有全經，而事事物物，求其精審，非得善本以參之，不爲功。譬如漁者，持竿而釣，雖有鉤鉞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

何娟嬛之術，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數語見淮南子射者彎

烏號之弓，挾綦衛之箭，見子華子重之以后，羿養由基之

技，以弋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也。從事漁獵之

場，而廢網羅之具，又豈通論乎哉？漁獵不可少網

羅，讀書無善本可乎哉？

十三經考證卷終

